

第六卷

陆寿钧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六卷

陆寿钧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在祖父参与创办并执教的颜安中学校园内，与在小学读书时的大队辅导员、后任颜安中学校长的朱惠玲老师的合影



作者在故乡老屋前的留影



作者与日本电影文学学会会长铃木尚之先生在故乡老屋前的合影

第六卷序

二百年前的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朱家角乡间的一位清贫秀才周郁宾，花时三年，写成并自费印制了朱家角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镇志《珠里小志》，为世人留下了有关朱家角的极为珍贵的史料。在他那个时代，如他这种处境，能为朱家角做成这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所经历的艰难，二百年的风雨亦难以吹散和淡化。作为同是朱家角人和同样从事文化工作的我来说，因深知这份艰难，而更看重这位故乡先贤对故乡的深情，更崇敬他的精神，我把其视作朱家角深厚文化底蕴的积淀和体现之一。

为了向这位故乡先贤学习和致敬，我从二十岁开始，就用图画、摄影和文字记录下朱家角的一些原貌。此卷是我此生所写有关故乡的文章的编汇，以我以前所出版的《故乡回眸》一书为基础，其中《我的少年好友》、《家乡的老师》、《难忘的几个人》和《我的父母亲》四篇，经改写后收入在我的最后一卷文集中，此卷不再重复。当然，又增加了不少内容，都是在《故乡回眸》一书出版后写的，大多还是写朱家角的事，也有几篇扩大到了青浦地区。

《故乡回眸》是九册“风情朱家角”丛书之中的一本，那是近十年之前的事了。那时，朱家角还未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镇领导为了宣传朱家角，聘请了几位当地的文化老人成立了一个“资料库”，聘我为顾问，在钱昌萍大姐和我实际主编下，写出了这一套丛书，从各个方面推介了朱家角的历史文化风貌，由《薛淀润珠》、《珠溪文儒》、《峰泖杏林》、《人间清欢》、《寺庙堂观》、《古建民居》、《商镇市

景》、《民间趣谈》和我的《故乡回眸》组成。镇领导在丛书的“序言”中写道：此丛书“均由青浦朱家角两地热爱乡土文史的同志撰写而成，他们不顾年事已高（平均年龄已七十岁），饱蘸对故乡热爱的情愫，文笔虽平直却特别真切、细致地描绘出昔日朱家角的风姿倩影和民俗风情。为了说清朱家角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是尽心尽力了。”此话是如实的、中肯的。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些老人每月只拿几百元的生活补贴，基本上是在尽义务，却认真得可谓有担当。令人想不到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待拿了这些“文化建设”，上北京申请到“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后，“资料库”就被解散了。对此，我欲哭无泪。写下了“人间清欢”一文去答谢和安抚这些老人。令我欣慰的是十年后，这些老人一个不落地都还健在，正应了“仁者寿”这句老话。

近十年前，我在《故乡回眸》的“自序”中曾写下过这样几段文字——

我十五岁离开朱家角外出求学、工作、生活，至今已有整整半个世纪。我的眼，我的心，我的情，从未离开过那里。对故乡，我曾说过：“我带着她走我的路，或者说，她让我走我该走的路。”对故乡，我总认为，这个拥有大量明清建筑，深藏文化底蕴富有自己特色且从整体来说又保存得比较完整的江南古镇，理应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一道风景线，因为她显示着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为此，在十多年前，我怕她被湮没于一切无知的所为之中而写过不少文章为她呼吁。

在故乡开发的进程中，我恪守着一条原则：有什么事寻到我需要助一臂之力的，我一定尽力而为。但我也不会主动地要去做些什么。那因为我只是一介草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同时，凭我的人生经验，过于热情了，人家也会怀疑你想得到些什么。当然，更不想去为既定的朱家角开发部署增添任何噪音。我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期待着 she 重现光彩，焕发青春。

我认为，对朱家角的保护和开发，刚完成了初级阶段，正进入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大家该静静地思考一番了。一个是“硬件”，在朱家角的保护和开发中，曾请来各方专家进行过多次论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说谁的方案更好。我想，有两大因素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是朱家

角人的记忆中朱家角该是什么样子的？二是各方游客到朱家角来想看到的是什么？这两者在我看来是统一的，朱家角应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个性，保护维修好原生态的东西。绝不能花了好多冤枉钱，用江南古镇的共性去装点朱家角。更不能把“远开八只脚”的东西搬到镇上来，让有些人在这种项目中赚了钱，朱家角人却嗤之以鼻，来观光的人也如入云雾。一个是“软件”。当八方游客来到朱家角时，常会听到这样的介绍：“朱家角是座深藏文化底蕴的古镇。”那么，朱家角的文化底蕴在哪里？又是些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谁能说得清？人若问我，我也难以说清。这要花大功夫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后逐渐加以体现的。如果真正朱家角的文化底蕴没有体现好，而一进朱家角就有人拉客骗钱，一到放生桥就被人围住让你买小鱼放生，古董店里都是假东西，饭店里拉客点唱，长此下去，让人不倒胃口才怪呢！有人已经在说，早已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江南古镇。谁都不想看到，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朱家角。

至少让我遗憾的是，十年过去后，我不想看到的東西在朱家角却愈演愈烈，我想看到的却进展不大。至少在我看来，朱家角都快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朱家角了。我仍然不想也不愿对朱家角的现状去说东道西，影响一个古镇进展的因素实在太复杂了，不是一个人的愿望所能左右得了的。况且，谁也不能说谁的愿望是最好的最正确的。还是留待历史去评说吧！

朱家角是在清代中期定型下来的，直至新中国成立，除了增添了一些民国时的建筑外，基本变化不大。因此，作为我们年过古稀的这代朱家角人来说，可谓是最末一代有幸能见到朱家角原貌的人了。作为这代人中的我，又能听到过上一代人有关朱家角的叙说和大约能看到、看懂一些有关的记载，只是有责任把有关朱家角的原貌“尽可能原原本本地告诉世人。同时，也把我的一些思考写出来，提供有关方面参考，以报故乡对我的养育之恩。”这是我十年前写作《故乡回眸》一书和编辑“风情朱家角”丛书时定下的宗旨。如今，仍然未变。

第六卷序	1
读《珠里小志》识故乡原貌	1
学生时代记故乡	28
老宅	31
水忆	41
庙	50
马家花园的印象	57
王昶散记	64
话说收藏	69
席氏古宅前的随想	73
三个和尚的启示	77
放生桥遐思	80
广场电影的魅力	85
丁锡山	89
银杏见证	92

流水不腐	101
井亭之谜	105
馄饨担和糕店	109
马兰头·野菜·鳊鲚鱼	112
朱家角的商市	116
朱家角与昆曲	120
朱小百年校庆有感	123
秀才家的兵	126
“俱乐部”怎成俱无乐?	129
上海有无“原生态”?	131
一个书画展的启示	133
古碑的命运	135
有朋自远方来	137
我为故乡拍电影	143
一位普通母亲的文化观	147

邻家之子	150
老人与猫	154
检察长	156
乡土画家岑振平	159
故乡“首富”	162
渔家之子不打鱼	164
人间清欢	167
小溪	170
张自申教授	173
拾珍于母亲河	177
梦中之园	180
上海的“土建金字塔”	182
点燃一个文化火种	184
再与青浦地区的文学爱好者谈心	186
我从哪里来?	189
第六卷后记	193

读《珠里小志》识故乡原貌

生于清乾隆年间的朱家角镇小江村人周郁滨(1780—1834年,字仁望,号泉南,一号十柳山人),在他三十来岁时,历时三年,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所写成的《珠里小志》,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有关朱家角的极为珍贵的史料。

说其珍贵,一是可信。周郁滨不但生于朱家角,而且在写此志前的三十多年生涯基本上是在故乡度过的,他熟悉所写的内容。且为人谋事“不营名利,性严毅”(见光绪《青浦县志》),在写此志时十分注重史实的求真与求实,从不强为附会。他是抱着为家乡做点实事的意愿,作了大量的考察和研究,用数年时间才写成这几万字的“小志”的。

说其珍贵,二是独有。正如今人戴扬本先生在“点校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此志定位在“存一乡之文献”上,把县志与自己编写的镇志之间的“互补”作为资料处理的基本原则,“补邑志未备,详邑志所略,略邑志所详”。在此原则下,我们看到的不是人云亦云的重复,全是前所未见的货真价实的朱家角原有的独特风貌。

说其珍贵,三是翔实。该志不但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尽可能让后人全方位地去认识历史上的朱家角,而且在每个条目中,有的用数据去说明问题,有的用历史经典或当代人所做的有关诗词作为辅证,有的用反方的材料加以证实……翔实中透显了不少可贵的信息,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历史上的朱家角,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我认为,朱家角迄今为止的全盛时期有两个,一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另一是清中期,周郁滨见证了那个全盛,他所写下的《珠里小志》,让我们看到了朱家角历史上的全盛之状,这对朱家角的保护、传承、开发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

嘉庆宋如林为此志所作的“序”中指出:“余披览之,喜具文简而体备,足以存一方之掌故,并府、县志及省志、一统志,皆可得而采择焉,毋谓所志者之小也而忽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珍贵资料 and 一张重现其历史风采的蓝图。

为此,我把我读《珠里小志》的感想记述如下,愿与真想对朱家角的保护、传承、开发作出贡献的有关人士共同探讨。

“凡例”的告诫与启示

“凡例”一开始就写道:“珠里一名朱家角,见之《府志》,《陆景俊年谱》则称为青浦镇,近时名人题咏又称为珠街阁。命名之义,莫知缘起,不敢强为附会,如杜村之假托祈公,沈巷之远徵沈友也”。相传而下,朱家角有好几个名字:角里、珠里、珠溪、珠街阁、青浦镇……对于这些名字的来历,作者告诫我们,固“莫知缘起”,不要去“强为附会”。在这里,我们却知道了一个史实:“珠街阁”,是清嘉庆年间,作者写《珠里小志》时,“名人题咏”时的“又称”,也无多大来意。

接着,作者又写道:

“珠里地等弹丸,无庸侈陈元象;而土田平衍,无高山大泽之险,故志中第明界域,不缀言形胜。”

“作志必胪陈古迹,以为一乡佳话,然多假托前人,往往失实。珠里建县以前,无从稽考,艳而失诬,窃所不敢。”

“珠里烟火千家,久成市集。其寸近村墟,又复水清土瘠,若堂若斧无有也。故冢墓一门,勿嫌于缺。”

“珠里旧无书院,所谓淀湖书院者,名是实非。然为国储材,关系匪浅,志中存其旧名。亦愿富而好礼者捐资兴事,则加惠桑梓,不仅寒士欢颜也”。

作者告诫我们,考察朱家角,不要在地势的险要、古迹名胜、文化遗址上多做

文章，“艳而失诬，窃所不敢”，应该实事求是，避其所短。同时，也说明了其短的原因，让人信服而不再去纠缠。

避短相对扬长而言，那么，对于朱家角的修复、宣传，从扬长的角度来说，该着重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在“凡例”中，透露了一个极具重要的信息：“我里在昔，吴行人普家拥厚贲，招致山人墨客；席明经启寓延请宾师，必求硕望。近张行人梁结社联吟，王侍郎昶文坛宗匠，士仰龙门，恒屦满户外，故里中寓公较他处为盛。然必久於此地，或於里中有裨益者，方始入传。”的确，在朱家角的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无论在作者生活的时代之前还是其时，乃至晚清、民国，不但有本地的大户望族，而且还吸引移居来不少寓公，他们各具特色的住宅，如能加以重视，好好修复起来，不仅是朱家角的一大景观，而且还可以成为江南水乡古镇民居的一个博览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怎么说都不会为过。在这方面，我们虽做了一些工作，如课植园的修复和开放，但从整体上说，还是微乎其微的。我回故乡时，常常走进昔日的那些深院大宅去探望一番，这些明清建筑大多由于年久失修，给人满目苍凉之感，往往让我处于一个凭吊者的地位。如只做些门面之作，必然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常想，照此下去，若干年后，朱家角是否会成为只有门面景片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布景”？

从鼠目寸光而言，要做好这项工作，既无多少功利可获，还有种种困难明摆在眼前，但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么多的名宅，一个个逐步修复保护起来，每年都有新的景点可让来游者观赏，朱家角的活力永存，就可逞显一斑。我拜求于有些权力者，真心地，拜求了！

我从“珠里图”中看到了什么？

《珠里小志》在“凡例”后的“珠里图”，是作者特请他的挚友陆增秋所绘。绘者在图后有个“说明”：“昔余从父清猷公四载寓居珠里，称为风俗秀美，胜于他处，故吾乡之人咸相景慕。今余来客此，见夫烟火千家，风雅聿兴，村墟又复水木清华，竟流留不能去。吾友泉南著志里适成，将付劖劂，属绘为图。但余不善画，

因忆从父曾游是里，未敢忽诸，爰图其大略于简端，以备采风者之披阅，并以志余重续雪泥鸿爪云。”以此看来，绘者虽不是珠里人，但在此住过四年，以后又常来，对朱家角该是十分熟悉的。且他对朱家角有感情，接受此任务的态度是认真的，又能得到周郁滨的信托，故我认同“珠里图”的可信性。

《珠里图》由总图一幅和分图六幅组成。总图除标明镇区的范围、镇郊的村落和镇界外，尤为凸显了三点：一是密布的河道和桥梁，这是朱家角最大的特色：水与镇交融在一起，桥又把镇连成一体。离开了水和桥，也就无谈珠溪，“珠”与“溪”是连在一起的，有“溪”才成“珠”。这一点，《珠里小志》在以后的内容上有详尽的叙说，可见，此图是符合作者之意的。其二，此图详尽地标明了寺庙庵院等佛教场所处的位置，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后面的分图中可见）也成为了朱家角的一个特色。同时，也让我注意到，总图上还特意标明了“巡检司署”和“防汛机构”的位置，分图中也特设了“巡检司署图”，可见，这两处对于朱家角的重要性。前者，当时朝廷把统辖范围较广的“巡检司署”移驻至朱家角，也见朱家角在当时周边地区中的地位。后者又见水利对朱家角的至关重要，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其三，此图又明确地标明，放生桥北的井亭港历来是属于昆山的一个镇，与朱家角并不搭界。它正式划并于朱家角，那是解放后的事了。我曾多次提出过，井亭港因历来不属于青浦县，所以在历来的《青浦县志》中，没有它的资料。在周郁滨的《珠里小志》中当然也不会有它的资料。为此，我们应加强对它的研究。而我们有些人，想当然地把井亭港列为“居民住宅区”，想当然地要保护它“原来的风貌”，不准开店或少开店，这是会让人笑话的。井亭港原是昆山县的一个镇，属于一个镇的设施应有尽有，就各类商店而言，据 20 世纪 40 年代的统计就有上百家，其中不乏也有百年老店。我是井亭港人，对此一清二楚。最近几年，在旅游业的冲击下，井亭港又挨家挨户地破墙开店，开的大多是小饭店和卖旅游小商品的店。不但单一乏味，且破坏了原有的建筑，又处于了一种似乎无人管理的状态。对一个历史文化名镇的“开发”，如果脱离了原生态的风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都是愚蠢之举！

《珠里图》除“总图”外的六幅分图，其一是“南漕港图”，让我看清了周郁滨世居的小江村的位置。我不知他的故居是否还在。哪怕还尚存一些遗址也应该保

护修复起来供今人参观凭吊，因为他毕竟为朱家角作过很大的贡献，我们应该记着他，怀念他。

“分图”之二是“北漕港图”，图中除慈门寺已毁外，其他景观均依稀尚存。

“分图”之三是“巡检司署图”，如今似乎已找不到它的影踪了。好在在“总图”中还能准确地见到它所处的位置。对此，如今似乎无人重视和提及过。其实，它是证明朱家角历史在周边地区中的重要性的有力证据之一。依我之见，我们与其花大钱在古镇中造些不伦不类的建筑，还是花些小钱把这个“巡检司署”恢复起来为好。

“分图”之四是“城隍庙图”。那是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城隍庙，可惜在咸丰年间已毁。现在的城隍庙是清光绪年间重建的，虽基本保存了下来并现已修复如旧，但与“城隍庙图”中乾隆年间的城隍庙相比，还是逊色不少，乏味不少。看着此图，直让我感叹：历史上全盛时期的朱家角，就一座城隍庙而言，也可见一斑。

“分图”之五是“慈门寺图”。那是明隆庆五年重修的，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殿和钟楼尚在，我小时候常去玩，后改建成人民医院。至今留下的只有元代新建此寺时庙前的两棵银杏树，已与放生桥共同成为朱家角的标志。据说如今尚有重建慈门寺的意图，能重建当然是好，不再重建也可理解。我存下的还是感叹历史上全盛时期的朱家角何等辉煌！

“分图”之六是“圆津禅院图”。这也是一座建于元代的庙宇，它的出名不在于历史悠久，更在于它的几代主持，均为书画大家，吸引了诸多江南才子，前来以文会友，留下了众多的墨宝，从而奠定了朱家角的文化底蕴。闭上双眼，想象着那时的情景，真让人为朱家角骄傲！现在，圆津禅院已修复如旧，香火依然旺盛，游人仍是如织，可昔日的文化气息不知尚存几多？据一位曾分管过旅游的原镇领导告诉我，圆津禅院中的那些墨宝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江苏省博物馆收藏，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收全了藏品的目录，如能复制回来，在禅院中陈列，也可为禅院增色不少。后他被调离了岗位，已无能为力。说起此事，总是长叹不已！

我们从《珠里图》中到底看到了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我希望有

关人士，还是应该认真地去看一看，想一想，千万不要忽略而过。

“卷一”中所呈现的朱家角盛况

“卷一”中，引用了《通志》、《府志》、《县志》之言，一下把朱家角的盛况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朱家角镇，县西十里，商贾云集，贸贩甲于他镇。”

“朱家角，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洛標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

“珠街镇，一名珠溪。水木清华，文儒辈出，土族之盛为一邑望，而商贩交通亦甲他镇，故移安庄巡检司于此。”

周郁滨是聪明人，他为了避朱家角人自夸朱家角之嫌，不但摘用了三级公家所编之志中对朱家角的评价，而且还附录了历代文人路经朱家角时所留下的有感而发的诗文为辅证：

“鱼米庄行闹六时，南桥人避小巡司。两泾不及珠街阁，看尽图经总未知。”

“玉阶桥外水云昏，一道重杨绿罨门。卧听寒机声轧轧，错疑人在杏花村。”

“行过长桥复短桥，爱寻曲径避尘嚣。隔堤一叶轻如驶，人指吴船趁早潮。胜地曾经几度过，千家烟火酿熙和。……”

“扁舟一叶趁微风，行到珠溪曲曲通。晓色瞳眈浓露湿，隔堤人语碧烟中。泰安桥外漾春流，百八钟声出寺楼。……”

这些诗文形象地描绘了历史上的朱家角，不但是个商贾巨镇，而且还是个宜人居住之处。我特别欣赏蔡琬在题为《珠街阁散步》之诗中的那两句：“行过长桥复短桥，爱寻曲径避尘嚣”，前句，不管是昔日还是今日之人，只要来过朱家角都会有如此感受，朱家角是“桥乡”，到处是古桥，行过一座又一座，“长桥复短桥”，走也走不完。后句，从广义上讲是想找个幽静之处，避开尘世的喧嚣。从狭义而言，是指这个商贾巨镇太热闹了，还是找个清静的地方去喝杯茶吧。这两种感觉我想在来游朱家角的人中，无论今昔，也都会有。我还非常欣赏余鹏飞在题为《晓过珠溪偶作》之诗中开头的那两句：“扁舟一叶趁微风，行到珠溪曲曲通。”那后一句，一下点明了朱家角镇水交融的独特风貌。